

# 莫言文学在马来西亚华人社区的传播与接受研究

## The Dissemination and Reception of Mo Yan's Literature in the Malaysian Chinese Community

谢荣萍 (Xie Rongping) 潘碧华 (Fan Pik Wah)

**内容摘要:** 莫言作品的海外传播与接受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点，然而针对东南亚华人社群，尤其马来西亚华人社会的相关研究仍显薄弱。本文首先系统梳理了莫言文学从 1986 年至 2024 年在马来西亚华人社区的传播历程，进而论证了马来西亚华人在政治安全、文化认同与审美偏好三重伦理环境下的伦理选择决定了莫言在当地的接受程度。更为重要的是，论文最后揭示了莫言文学作为一种文学资源，促进了张贵兴、黎紫书等马华作家的文学主体性建构。本文旨在理解离散华人群体文学接受的特殊性，为“中国文学走出去”提供具体案例与深层思考。

**关键词:** 莫言；马来西亚华人社区；文学传播；文学接受；伦理选择

**作者简介:** 谢荣萍，马来亚大学文学暨社会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成都文理学院文法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文学传播、比较文学研究；潘碧华，马来亚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与马华文学研究。本文为（中国）中外语言文化比较学会区域文化研究专业委员会 2025 年区域国别研究规划课题“中国当代文学在马来西亚的传播研究（1979-1990）”【项目批号：CAC25ZC010】的阶段性成果。

**Title:** The Dissemination and Reception of Mo Yan's Literature in the Malaysian Chinese Community

**Abstract:** The overseas dissemination and reception of Mo Yan's works have long been a focal point of academic attention. However, research on Southeast Asian Chinese communities, particularly the Malaysian Chinese community, remains insufficiently examined. This paper first systematically traces the dissemination of Mo Yan's literature within Malaysian Chinese communities from 1986 to 2024. It then argues that the ethical choices made by Malaysian Chinese within a tripartite ethical environment—comprising political security, cultural identity, and

aesthetic preferences—largely influence the extent of Mo Yan’s local reception. More significantly, the paper concludes by revealing how Mo Yan’s literature, as a literary resource, has facilitated the construction of literary subjectivity among Malaysian Chinese writers such as Chang Kuei Hsing and Li Zishu. This study seeks to understand the particularities of literary reception within diasporic Chinese communities, offering concrete case studies and critical reflections for the “going-out” strategy of Chinese literature.

**Keywords:** Mo Yan; Malaysian Chinese community; literary dissemination; literary reception; ethical choice;

**Authors:** **Xie Rongping** is Ph.D. Candidate at the Faculty of Arts and Social Sciences, University of Malaya(Kuala Lumpur 50603, Malaysia) and Associate Professor at Chengdu College of Arts and Sciences (Chengdu 610000, China). Her academic research focuses on Literary Dissemination an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Email: xierongping@foxmail.com). **Fan Pik Wah** is Associate Professor at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Faculty of Arts and Social Sciences, University of Malaya (Kuala Lumpur 50603, Malaysia). Her research focuses on Ancient Chinese Literature and Malaysian Chinese Literature (Email: fan5668@hotmail.com).

莫言作为首位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已成为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据相关统计，莫言的作品在中国当代作家中译介最为广泛、研究最为丰沛、影响力亦最为显著。<sup>1</sup>学界围绕其作品的海外传播与接受的研究已相当丰富，主要聚焦于欧美及日韩等国家和地区的传播路径、批评话语与形象建构。<sup>2</sup>相较之下，关于东南亚华人社群，尤其马来西亚华人社群的相关研究仍显不足。事实上，马来西亚华人作为传播与接受主体具有独特性：首先，马来西亚华社<sup>3</sup>依托成熟完备的华文教育体系，培育了稳定且具备较强文本理解能力的中文读者群，为中国文学的传播与接受提供了坚实基础；其次，马来西亚华人的文化身份长期处于“中国性”与“马来

1 参见 刘云虹：“莫言作品在法国的译介及其启示”，《扬子江文学评论》5（2022）：53。

2 参见 刘江凯：“本土性、民族性的世界写作——莫言的海外传播与接受”，《当代作家评论》4（2011）：20-33；朱芬：“莫言在日本的译介”，《中国比较文学》4（2014）：120-132；林敏洁：“莫言文学在日本的接受与传播——兼论其与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关系”，《文学评论》6（2015）：98-109；王汝蕙：《莫言小说在美国的传播与接受研究》，2018年，吉林大学，博士论文；刘云虹：“莫言作品在法国的译介及其启示”，《扬子江文学评论》5（2022）：53-58；方爱武：《跨文化视域下当代“中国形象”的建构——以王蒙、莫言、余华为例》，2016年，浙江大学，博士论文；姜智芹：“西方读者视野中的莫言”，《当代文坛》5（2005）：67-70等论文。

3 马来西亚华社指马来西亚华人社群。

西亚性”的张力之中，赋予其文学审美活动以身份选择的文化意涵；再次，复杂的历史与社会语境构成的“接受屏幕”会对莫言文学的传播与接受进行“文化过滤”。因此，本文拟聚焦莫言文学在马来西亚华人社群的传播与接受，厘清其传播路径与阶段特征，运用“伦理选择”<sup>1</sup>这一理论概念解析马来西亚华人对莫言文学的接受机制，并进一步考察莫言文学与马华文学之间的互动关系。此举在一定程度上可弥补现有研究对东南亚华人社群关注之不足，有助于深化对离散华人群体文学接受特殊性的理解，并为“中国文学走出去”提供具体案例与更为细致的反思。

### 一、脉络与桥梁：莫言文学在马来西亚的传播历程

莫言文学在马来西亚的传播历程，随外部政治环境与重要文学事件的变动而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其间，出版机构、报刊媒体、教育体系以及关键文化行动者（评论家、作家、文化组织等）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 （一）中介与萌芽：经由港台的间接传播（1986-1990）

1990年之前，因特殊历史背景所限，大陆文学作品无法直接进入马来西亚，中国港台地区的出版与评介遂成为莫言文学进入马来西亚的主要途径。据可查资料，莫言作品首次见诸马来西亚华文报端，即通过香港的中介实现。1986年4月6日，《星洲日报》刊载了时任中新社香港分社记者林涓撰写的通讯“中国文坛最新动向”，文中在讨论创作自由与文艺批评时提及莫言，并指涉其小说《金发婴儿》所引发的争议。<sup>2</sup>同时，《香港文学》《八方文艺丛刊》（简称《八方》）等杂志，因在海外华文世界具有广泛流通，亦成为马来西亚华人社会接触莫言文学的重要窗口。以《八方》为例，1988年第10辑刊载“文革以后的大陆文学”“历史的命题与时代抉择中的艺术嬗变——论‘寻根文学’的发生与意义”，介绍了莫言等“寻根”作家<sup>3</sup>；至1990年第12辑更直接发表莫言作品《香港好人》<sup>4</sup>。

然而莫言为马来西亚文学界所熟知，主要还是得益于台湾出版界的系统引介。在马来西亚民众图书馆<sup>5</sup>馆藏的26本莫言著作中，台湾出版社的版本就有16本之多。1986年，新地出版社刊印了莫言在台首部小说集《透明的红

1 有关“伦理选择”，参见 Nie Zhenzha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Sphinx Factor and Ethical Selection,” *Forum for World Literature Studies* 3 (2021): 385-386; 聂珍钊：“人文研究的科学转向”，《文学跨学科研究》4（2022）：563-568等论文。

2 参见 林涓：“中国文坛新动向”，《星洲日报》1986年4月6日，星期日7。

3 参见 施叔青：“文革以后的大陆文学”，《八方文艺丛刊》10（1988）：138-142；季红真：“历史的命题与时代抉择中的艺术嬗变——论‘寻根文学’的发生与意义”，《八方文艺丛刊》10（1988）：162-187。

4 参见 莫言：“香港好人”，《八方文艺丛刊》12（1990）：53-55。

5 马来西亚民众图书馆的前身为马来西亚民众图书协会，成立于1955年，是吉隆坡历史最悠久的民间图书馆。

萝卜》。次年，作家西西受洪范书店委托，编选了四部大陆小说选，其中《红高粱》与《爆炸》被直接用作选集书名，凸显了莫言在当时两岸文学交流中的核心地位。此后《红高粱家族》（1988）《天堂蒜薹之歌》（1989）《透明的红萝卜》<sup>1</sup>（1989）《十三步》（1990）等著作相继出版。这一经由台湾的传播路径影响到了马华作家，如许友彬便表示他是通过西西的编选接触到莫言并深为喜爱。<sup>2</sup>方路回忆自己于1989年首次阅读莫言作品，读的正是林白出版社的《透明的红萝卜》。<sup>3</sup>1989-1990年间，台湾的文学期刊如《中外文学》《书目季刊》也发表了多篇评介莫言作品的文章。1988年，莫言荣获第九届“联合报小说奖”，该奖项在华文文学界具有极高的含金量，马华文坛对其颇为关注。莫言此次获奖进一步提升了他在台湾及华语文学界的影响力。

由此可见，在中马两国文化交流还未全面开启的时期，港台扮演了不可或缺“中介”角色，莫言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的代表作家，其形象已初步晕染至马华文学界的认知图景中，这为1991年莫言本人访马引发关注提供了读者基础。

## （二）接触与深化：本土化传播网络的构建（1990-2011）

1990年，马华作家戴小华首次作为民间代表访华，标志着中马民间文化交流的开始。莫言文学的传播在这一时期进入了“直接接触”与“本土深化”的发展阶段，其传播深度也从阅读层面延伸到了学术研究层面。

1991年，莫言与王安忆应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的邀请来马进行文学访问，创造了“每场讲座场场爆满”的盛况。<sup>4</sup>同年，莫言创作的短篇小说《地道》刊载在《星洲日报》上，这是莫言作品首次直接出现在马来西亚的报刊媒体上。<sup>5</sup>2004年，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再次邀请莫言访马，此次莫言在吉隆坡及新山开展了“从红高粱到霸王别姬”的主题讲座，与众多喜爱他的文学爱好者分享了他多年来的创作经验。

这一时期，马来西亚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星洲日报》《南洋商报》《东方日报》《中国报》《蕉风》等报刊共刊载了14篇评介莫言及其作品的文章，初步形成了本土的传播网络。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莫言开始成为了马华文学界的重要研究对象。1997年，马华作家钟怡雯的硕士论文出版<sup>6</sup>，她与丈夫陈

1 此版本为中国台湾林白出版社版本。

2 参见 许友彬：“莫言教我不再敢写小说”，《南洋商报》1999年8月3日，南洋文艺。

3 参见 方路：“红萝卜和红高粱园主——中国小说大师莫言荣获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星洲日报》2012年10月21日，星洲广场。

4 参见 陈绛雪：“本报21年前与莫言结缘 联合华人文协两度邀请来马演说”，《南洋商报》2012年10月18日，国内A13。

5 参见 莫言：“地道”，《星洲日报》1991年10月1日，文艺春秋第6版。

6 参见 钟怡雯：《莫言小说：历史的重构》，中国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7年。

大为在一次采访中表示两人均十分喜爱莫言<sup>1</sup>；2002年，钟怡雯在《国文天地》上发表论文“从莫言《会唱歌的墙》论散文的暴露与雄辩”<sup>2</sup>；2009年，黄丽丽完成硕士论文《张贵兴与莫言小说中感官书写的比较研究》<sup>3</sup>。

### （三）引爆与辐射：成为文化现象与跨族群传播（2012-2024）

2012年，莫言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成为其在马来西亚传播的关键节点，将其从华社内部的文学话题推升为全国性的文化现象；其影响范围也由华人社区扩展至马来世界，逐步实现跨族群传播。

诺奖效应首先体现在华文报刊报道的激增，2012-2024期间，介绍莫言及其作品的报道达36条，近前一时期的3倍。《清流》杂志连续两期推出“莫言特辑”，系统性介绍莫言。其次，莫言作品首次进入马来西亚华文教材体系。马来西亚国中一华文教材(2016年启用)中编选了记叙文《童年读书》(节选)。在国中中四中五的华文文学课本《名家小说选》(2013年启用)中编选了小说《卖白菜》(节选)。《名家小说选》是马来西亚SPM<sup>4</sup>中国文学试卷的指定用书。这表明莫言文学在马来西亚的传播已由以往的阅读与学术研究层面，扩展至国民教育体系之中，从而实现了制度化传播。

最具突破性的是跨族群的传播。2016年，马来西亚翻译与图书研究院出版了马来文版的《变》(PPERUBAHAN)<sup>5</sup>。同年3月，Facebook上举办书评比赛，马来西亚博特拉大学马来裔Hani Salwah Yaakup博士就针对马来文版的《变》撰写书评“Reruntuhan Utopia Dalam Perubahan”<sup>6</sup>。10月，马来文主流媒体*Berita Harian*刊发评论文章“Kritikan Politik Humor Novelis China, Mo Yan Menyengat”，介绍小说集《师傅越来越幽默》中的政治讽刺艺术。<sup>7</sup>马来西亚国家文学奖得主沙末赛益亦公开表示自己是莫言的粉丝，认真研读

1 参见 钟怡雯、陈大为：“写作，不急在一时”，《星洲日报》2016年9月19日，SFK08。

2 参见 钟怡雯：“从莫言《会唱歌的墙》论散文的暴露与雄辩”，《国文天地》12(2002)：61-68。

3 参见 黄丽丽：《张贵兴与莫言小说中感官书写的比较研究》，2009年，马来西亚拉曼大学，硕士论文。

4 SPM是由马来西亚考试局主办，马来西亚教育部监督的中学全国中五统一考试，目的是为了考核学生在义务五年中学教育生涯的学习成果、学术资格以及学习成绩。

5 马来文译本的具体信息为：Mo Yan, *Perubahan*, translated by Penterjemah Maizatul Alia Alias, Kuala Lumpur: Institut Terjemahan & Buku Malaysia, 2016.

6 参见 Hani Salwah Yaakup, “Reruntuhan Utopia Dalam Perubahan (Change),” *Blogger*, 31 May 2016. Available at: <https://haniesalwah.blogspot.com/2016/06/reruntuhan-utopia-dalam-perubahan-change.html>. Accessed 15 Apr. 2025.

7 参见 Nazmi Yaakub, “Kritikan Politik Humor Hovelis China, Mo Yan Menyengat,” *Berita Harian*, 6 Oct. 2016. Available at: <https://www.bharian.com.my/bhplus-old/2016/10/199268/kritikan-politik-humor-novelis-china-mo-yan-menyengat>. Accessed 15 Apr. 2025.

过莫言的作品。<sup>1</sup> 这些传播迹象表明莫言凭借其世界性声誉，开始进入马来西亚国家文学的视野之中，传播范围进一步扩大。与此同时，这一时期以莫言为研究对象的研究成果持续增加<sup>2</sup>，传播深度进一步深化。

莫言在马来西亚华人社区的传播历程随着时间推移不断丰富并走向纵深：在传播渠道上，伴随中马关系的融洽，路径愈发稳固且多元；在传播深度上，由最初的浅层引介逐步转向系统性的学术阐释与研究，并进入教材，影响青少年的价值观；在传播范围上，则由面向华社读者扩展至马来社群，最终实现跨族群的突破。

## 二、过滤与认同：莫言文学在马来西亚的接受机制

与莫言同世代且同样以乡村为题材的作家（如张炜、阎连科、路遥等）相比，莫言文学在马来西亚华社的传播更为广泛，接受度也更高。这一差异的形成，源于马来西亚华人在政治安全、文化认同与审美偏好三重伦理环境中的选择；这些选择共同决定了莫言文学在马来西亚传播的层次与范围。文学产生于不同的历史时期，受特定伦理语境的制约；所以，理解文学的前提需要基于特定历史时期的伦理环境与伦理语境。<sup>3</sup> 文学传播活动也是一样，理解不同时期的传播特征，也需要回到特定的伦理环境与伦理语境中去。

1955年，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明确表态中国不再承认双重国籍，坚持“一人一个国籍”原则。1957年，马来西亚脱离英联邦独立，这使当地华人面临艰难的伦理抉择：是留在马来西亚成为马国公民，还是北归中国。最终，大多数华人选择了精神上“永远记得”母亲的叮咛，躯体却留在马来西亚的土地上，与其他民族共同建设这个国家。<sup>4</sup> 由此，马来西亚华人陷入了在文化认同与政治归属之间寻求平衡的伦理困境。在多民族的政治结构中，华社长期处于边缘地位，政府对其政治立场也保持高度警惕。出于政治安全考量，马来西亚华人在接受中国文学时，往往对具有直接政治倾向性的作品持审慎态度，以免加剧族群之间的紧张关系。莫言的作品虽根植于中国的历史与现实，但其批判性多以民间视角、寓言形式或感官狂欢来呈现。莫言曾说：“对于文学来讲，有个巨大禁忌就是过于直露地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转引自 张清华 21）。在寻求“政治安全”的同时，马来西亚华人还始终抱有赓续中华文化、强化身份认同的伦理诉求。莫言文学为此提供了极具共鸣性的文化符号。

首先，莫言对“高密东北乡”的原乡书写，能够与马来西亚华人产生深

1 参见 许良波：“专访林连玉精神奖得主：沙末赛益是莫言粉丝”，《星洲日报》2013年12月13日，国内18。

2 这一时期有6篇本科论文，1篇博士论文，3篇期刊论文。

3 参见 Nie Zhenzha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 Basic Theory,” *Forum for World Literature Studies* 2 (2021): 191.

4 参见 潘碧华：《参与的记忆，建国中的马华文学》，吉隆坡：马来亚大学中文系，2009年，第17-18页。

切的文化共鸣。马来西亚独立后，政府推行一元化文化政策，由此华社萌生强烈的忧患意识，并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马华文坛催生出大量“寻根”“护根”的文学作品。1991年莫言访马前夕，《南洋商报》专门转载评论“深情于他那方小小的邮票——莫言小说漫评”，为其行程预热。文章指出，莫言苦心营构的那方“邮票”，不仅足以超越其故乡“高密”，超越华北，甚至能够超越中国。<sup>1</sup>这也折射出马华读者对莫言“文学原乡”的期待。

其次，世界性荣誉带来的族群自豪感。莫言作为第一位获得诺奖的中国籍作家，其获奖大大提升了海外华人的文化自信。在马来西亚，这种“与有荣焉”的感受尤为强烈。<sup>2</sup>莫言获诺奖后，其在马来西亚的传播与接受出现了“井喷”现象，这一现象的本质是大马离散华人群体从自我伦理身份认同出发所做出的伦理选择的结果。承前所述，马来西亚华人始终面临着“文化身份”与“政治身份”撕裂的伦理困境，尽管21世纪后华人群体对马来西亚的政治认同日益强化，但马华作家仍坚持华语写作，并将其视为赓续中华文化血脉的重要途径，由此被“边缘化”，马华文学也因此成为“边缘文学”。而莫言的获奖对大马离散华人群体来说无疑是一种士气的提振，象征着华文文学在世界声誉的体现。所以在莫言获奖后，海内外对其尚有争论时，马来西亚华社却表现出一致肯定与认同的态度。戴小华认为莫言获奖是“实至名归”，《南洋商报》前总编辑钟启章认为莫言的获奖是时候了。<sup>3</sup>

马来西亚华人对莫言文学的接受还受到审美倾向的影响。20世纪60年代，马华文坛开始刮起持续几十年的现代主义旋风。现代主义文学惯用象征、隐喻、异化等创作手法，与现实之间产生一定的美学距离。这种艺术表达形式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规避政治风险，从而获得更安全的表达空间。莫言作品中所具有的去典型化叙事、魔幻现实写作、语言实验与感官爆炸等文学特质与马华文学的现代主义创作倾向存在着相似性与呼应。由此莫言的创作手法与风格得到了多位马华作家的认可。李成友（笔名方路）认为与高行健相比，莫言的小说好看多了。<sup>4</sup>黎紫书甚至论断莫言是少数仍健在却已经开始接受“朝拜”的大师级小说家，如果没有读过莫言，可能比没有读过曹雪芹的《红楼梦》还要落伍。<sup>5</sup>阎连科在美学风格上与莫言有相似之处，他对荒诞、魔幻与象征等艺术手法的运用，同样符合现代主义文学的审美倾向，因而在华社有一定

1 参见 朱向前：“深情于他那方小小的“邮票”——莫言小说漫评”，《南洋商报》1991年6月1日，南洋文艺。

2 参见 “华媒评莫言获奖：中国文化开启与世界对话新起点”，中国新闻网，2012年10月15日。<<https://www.chinanews.com.cn/hb/2012/10-15/4247777.shtml>>. Accessed 16 Apr. 2025。

3 参见 无名氏：“莫言得诺奖实至名归”，《南洋商报》2012年10月18日，国内A13。

4 参见 李成友：“小说大学，莫说莫言”，《星洲日报》2002年12月2日，言路。

5 参见 黎紫书：“不说话的莫言比较高深”，《南洋商报》2004年10月10日，星洲广场。

的传播与接受，例如 2013 年阎连科荣获马来西亚最具影响力的花踪世界华文文学大奖。但因其作品带有一定的精英知识分子启蒙立场，普世性不及莫言，所以接受度并不如莫言普遍。

莫言能够比同世代同题材的作家在马来西亚华人社区有更广泛的传播与接受，在于其文学经过了“政治”“文化”“审美”的三重过滤与选择，这样的接受机制不仅解释了“为何是莫言”，同时也指向了莫言文学与马华文学之间的更深层次的互动关系。

### 三、影响与对话：莫言文学与马华文学的互动

莫言文学在马来西亚华人社区的传播与接受，并未仅仅停留在读者阅读与学术研究层面，而是作为一种示范性的文学资源，为马华作家的创作实践提供了强有力的美学参照。马华作家对莫言的接受也并非被动模仿，而是结合自身的历史语境与伦理困境进行了创造性的吸收与转化。这场跨越山海的文学互动，形成了莫言文学与马华文学之间深层次的文学对话。

莫言汪洋恣肆的想象与不拘一格的叙事手法，为马华作家提供了一种超越以往现实主义的叙事范式。如《生死疲劳》中“六道轮回”的轮回视角，《红高粱家族》中的非线性与复调式叙事，《天堂蒜薹之歌》《十三步》《酒国》等作品中的跨文体实验以及元叙事手法的运用，这些叙事实践极大地拓展了小说的形式边界。这种叙事自由的解放为马华作家在处理复杂、敏感的本土历史与现实经验时提供了方法论层面的启示。黎紫书多次在访谈中表示自己的创作有受到莫言的影响，并坦言莫言的作品让她发现小说的语言和文字，本应该与故事相辅相成，而这正是她一直在苦苦摸索的。<sup>1</sup>《把她写进小说里》《推开阁楼之窗》中后设手法的操弄，《告别的年代》呈现出后设装置、叙事叠套、双生与互文等叙事技巧奇观，可以看做是在这一美学启示下的探索。黄锦树曾说马华作家的成长是一个广泛的“学习过程”，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大陆文学爆炸时期，莫言、苏童等作家都是学习的对象，小说是艺术品，技术层面是基本要求。<sup>2</sup>

莫言坚持以民间创作立场书写 20 世纪中国的创伤历史，从“作为老百姓写作”的立场出发将宏大历史“民间化”“肉身化”，并在写作中以暴力、感官书写的形式探测人性的幽暗与限度，例如《红高粱家族》中的“活剥人皮”，《檀香刑》中的“凌迟酷刑”等。莫言将家国命运具象为个体之间的爱恨情仇、悲欢离合，以暴力美学强攻历史阴暗面，以民间立场颠覆官方历史叙事。这份的胆识与魄力极大鼓舞了长期处于国族叙事边缘的马华作

1 参见 张锦忠、黎紫书：“黎紫书访谈录”，《中外文学》4（2000）：207。

2 参见 傅适野：“马来西亚作家黄锦树：我早已没有故乡，故乡只在我的写作里”，《界面文化》，2018 年 5 月 12 日。<<https://www.jiemian.com/article/2114150.html>>。Accessed 16 Apr. 2025.

家，赋予他们正视本族历史创伤的伦理勇气。张贵兴在《野猪渡河》中直面被主流历史遗忘的华族抗日历史，摒弃过往部分马华作品中或语焉不详、或虚无化处理的历史倾向，以诗性的暴力美学书写表现战争的残酷与历史的创伤，这正是对莫言战争书写伦理的跨时空回应。黎紫书与黄锦树并不直接书写宏大历史事件或抗战史诗，他们将马来西亚华人的历史创伤溶解在鬼魅叙事与市井生活之中。黄锦树在《乌暗暝》中以“招魂”的方式展开与族群历史的对话与反思；黎紫书在《流俗地》中让历史成为笼罩在日常肌理中的薄雾，这种将历史转化为具体生命情境的叙事策略，正是对莫言将历史沉潜于民间生命经验的转化与借鉴。

莫言对“高密东北乡”这一文学地理王国的持续打造，让其成功为“当代大陆小说提供了最重要的一所历史空间”（王德威 217）。从《白狗秋千架》开始，莫言通过《秋水》《红高粱家族》《天堂蒜薹之歌》《丰乳肥臀》等诸多小说成功构建了一个既扎根乡土又承载普遍人性与历史反思的原乡世界。对离散华人群体而言，如何打造属于自己的文学地理王国以及通过文学想象抵达精神原乡，始终是一个核心议题。莫言的成功在这一问题上为马华作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文学路径。黄锦树评价张贵兴时曾说“和出身高密东北的莫言类似，持续地淬炼一己的故乡梦土，全心全意扑向婆罗洲热带雨林”（441）。张贵兴创作生涯几乎都围绕着“婆罗洲雨林”这一文学世界的建构，跟莫言一样，他通过灵动的文字，将“婆罗洲雨林”营造成一个充满生命力、欲望与魔幻的历史空间。

然而，真正意义上的文学互动，绝非单向的启发或接受，其中必然存在着作家根据自身生命体验与社会历史伦理环境进行的创造性转化。张贵兴常被读者戏称为“马华莫言”，其在暴力与自然书写以及文学原乡建构方面确实与莫言有着文学的相通性，但又存在明显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恰恰是创造性转化的体现。同样是书写战争，二者虽然都直面战争的残酷，但莫言更多用强烈直接或变形夸张的语言将血腥场面推向感官与伦理感受的极限，而张贵兴则倾向用充满诗性的文字对暴力进行美学转换。这种差异主要因为两者不同的历史与文化语境，莫言作为寻根派作家，其对历史创伤的揭示蕴含对民族原始生命力的呼唤，而张贵兴则是为了抵抗历史虚无主义，唤起世人对海外华人抗战创伤的重视。两者“文学王国”的精神内核也有所不同，莫言笔下的“高密东北乡”是充满野性与强劲生命力的，其最终指向是“向前”的，即追溯中华民族旺盛、野性的生命力；张贵兴笔下的“婆罗洲雨林”则是“后设”的，其最终指向是失去原乡或没有原乡的离散群体的焦虑与彷徨。

黎紫书早期偏爱风格浓郁的作品，写作初期亦模仿莫言、苏童等先锋派作家的写法，进行写作形式的实验，但很快她便完成了从吸收借鉴到自我风格的转换。黎紫书在效仿技巧的同时，又融入地域特色，使其作品具有了“本土性”特征，如《某个平常的四月天》中的制胶厂、青龙木、五脚基等地方

元素；《初走》中的番薯藤炒岩拉煎在地饮食、穆斯林信徒的诵经声、印度庙掷椰子转运的风俗等。莫言喷涌磅礴的历史叙事，在黎紫书笔下被内化为一种微观的、日常化的历史关怀。在成熟之作《流俗地》中，黎紫书以市井小民的日常生活为叙事焦点，将重大的国家历史事件弥散在婚丧嫁娶、邻里往来的烟火气息之中。作品中虽不明确提及政治事件，但政治却充盈在人物的日常生活之中。正如黎紫书自己所言：“很多大题材诸如历史、民族或政治，被我消化后往往变成一场复杂、可悲、可笑复可叹的人性的演出”（《黎紫书访谈录》207）。

莫言以其深厚的文学资源，为马华作家提供了叙事创新的范例、叩问历史创伤的勇气以及建构文学地理王国的雄心。而马华作家又根据自身独特的离散境遇与在地经验，对这些资源进行过滤、转化与重构。他们汲取莫言作品中强大的美学能量，在提炼融合后最终淬炼出了成熟又独特的“马华风格”。莫言文学与马华文学的对话结果证明，真正深刻的文学影响会激发接受者克服影响焦虑，最终实现自身文学主体性的建构。

莫言文学在马来西亚华人社区的传播诠释了文学的域外传播活动是一个与特定历史伦理环境紧密关联的动态过程。马来西亚华人对莫言文学的接受机制，具体体现了离散华人群体在文化认同和政治归属博弈下的“接受屏幕”和“文化过滤”。莫言文学对马华作家创作的激发以及在此背景下马华作家自身完成的创造性转化，揭示了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深层价值。其价值不在于作品物理意义上的抵达与声誉的叠加，而在于它能否越过政治与文化的边界，成为一种有效的“美学催化剂”，促进接受国（地）文学自身的创造性潜能，从而形成平等的文学对话。这为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实践，提供了超越单向文化输出、走向文化共创共生的重要启示。

## Works Cited

无名氏：“华媒评莫言获奖：中国文化开启与世界对话新起点”，中国新闻网，2012年10月15日，

[Anonymous. “Chinese Media on Mo Yan’s Win: A New Starting Point for Chinese Culture’s Dialogue with the World.” *China News Network*. 15 Oct. 2012. Available at: <http://www.chinanews.com.cn/hb/2012/10-15/4247777.shtml>. Accessed 12 Apr. 2025.]

——：“莫言得诺奖实至名归”，《南洋商报》2012年10月18日，国内A13。

[—.“Mo Yan’s Nobel Prize Win Is Well-Deserved.” *Nanyang Siang Pau* 18 Oct. 2012, Domestic Edition: A13.]

陈绛雪：“本报21年前与莫言结缘 联合华人文协两度邀请来马演说”，《南洋商报》2012年10月18日，国内A13。

[Chen Jiangxue. “Our Newspaper’s Bond with Mo Yan Began 21 Years Ago: Jointly Invited Him to Malaysia for Speeches Twice with Chinese Cultural Association.” *Nanyang Siang Pau* 18

October 2012, Domestic Edition: A13.]

钟怡雯：“从莫言《会唱歌的墙》论散文的暴露与雄辩”，《国文天地》12（2002）：61-68。

[Chong, Yee Voon. “On the Exposure and Rhetorical Power of Prose: A Study of Mo Yan's *The Singing Wall*.” *The World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12 (2002): 61-68.]

——：《莫言小说：历史的重构》。中国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7年。

[—, *Mo Yan's Fiction: The Reconstruction of History*. Chinese Taipei: The Liberal Arts Press, 1997.]

钟怡雯、陈大为：“写作，不急在一时”，《星洲日报》2016年9月19日，SFK18。

[Chong, Yee Voon and Tah Wei Chan. “Writing Is Not Something to Be Rushed.” *Sin Chew Daily* 19 Sep. 2016, SFK18.]

潘碧华：《参与的记忆，建国中的马华文学》。吉隆坡：马来亚大学中文系，2009年。

[Fan, Pik Wah. *Memory of Participation: Malaysian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Nation-Building Process*. Kuala Lumpur: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Malaya, 2009.]

方路：“红萝卜和红高粱园主——中国小说大师莫言荣获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星洲日报》2012年10月21日，星洲广场。

[Fang Lu. “The Radish and the Master of the Red Sorghum Field: Chinese Novelist Mo Yan Awarded the 2012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Sin Chew Daily* 21 Oct. 2012: Sin Chew Square.]

方爱武：《跨文化视域下当代“中国形象”的建构——以王蒙、莫言、余华为例》，2016。浙江大学，博士论文。

[Fang aiwu.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Image of China in a Transcultural Framework—Based on Case Studies of Wang Meng, Mo Yan and Yu Hua*. 2016. Zhejiang University, PhD dissertation.]

傅适野：“马来西亚作家黄锦树：我早已没有故乡，故乡只在我的写作里”，《界面文化》，2018年5月12日

[Fu Shiye. “Malaysian Writer Ng Kim Chew: I Have Long Lost My Homeland, My Homeland Exists Only in My Writing.” *Jiemian Culture* 12 May. 2018. Available at: <https://www.jiemian.com/article/2114150.html>. Accessed 16 Apr. 2025.]

季红真：“历史的命题与时代抉择中的艺术嬗变——论‘寻根文学’的发生与意义”，《八方文艺丛刊》10（1988）：162-187。

[Ji Hongzhen. “The Historical Proposition and Artistic Transformation in an Era of Choice: On the Emergence and Significance of Root-Seeking Literature.” *Ba Fang Literary Journal* 10 (1988): 162-187.]

姜智芹：“西方读者视野中的莫言”，《当代文坛》5（2005）：67-70。

[Jiang Zhiqin. “Mo Yan in the Eyes of Western Readers.” *Contemporary Literary Criticism* 5 (2005): 67-70.]

- 许友彬：“莫言教我不再敢写小说”，《南洋商报》1999年8月3日，南洋文艺。
- [Khor, Ewe Pin. “Mo Yan Makes Me Dare Not Write Novels Anymore.” *Nanyang Siang Pau* 3 Aug. 1999: Nanyang Literary Arts Supplement.]
- 许良波：“专访林连玉精神奖得主：沙末赛益是莫言粉丝”，《星洲日报》2013年12月13日，国内18。
- [Koh, Liang Poh. “Interview with the Recipient of the Lim Lian Geok Spirit Award: Pak Samad Said Is a Fan of Mo Yan.” *Sin Chew Daily* 13 Dec. 2013, Domestic Edition: 18.]
- 李成友：“小说大学，莫说莫言”，《星洲日报》2002年12月2日，言路。
- [Lee, Seng Hu. “The Novel as Great Learning, Say No More About Mo Yan.” *Sin Chew Daily* 2 Dec. 2002: Public Voices.]
- 黎紫书：“不说话的莫言比较高深”，《南洋商报》2004年10月10日，星洲广场。
- [Li Zishu. “The Silent Mo Yan Is More Profound.” *Nanyang Siang Pau* 10 Oct. 2004: Sin Chew Square.]
- 林涓：“中国文坛新动向”，《星洲日报》1986年4月6日，星期日7。
- [Lin Mei. “New Trends in China’s Literary World.” *Sin Chew Daily* 6 Apr. 1986: Sunday Edition 7.]
- 林敏洁：“莫言文学在日本的接受与传播——兼论其与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关系”，《文学评论》6（2015）：98-109。
- [Lin Minjie. “The Recep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Mo Yan’s Literature in Japan: With a Discussion of Its Relationship to His Winning the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Literary Review* 6 (2015): 98-109.]
- 刘云虹：“莫言作品在法国的译介及其启示”，《扬子江文学评论》5（2022）：53-58。
- [Liu Yunhong. “The Translation and Reception of Mo Yan’s Works in France and Its Enlightenment.” *Yangtze River Literary Review* 5 (2022): 53-58.]
- 刘江凯：“本土性、民族性的世界写作——莫言的海外传播与接受”，《当代作家评论》4（2011）：20-33。
- [Liu Jiangkai. “World Writing with Local and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Mo Yan’s Overseas Dissemination and Reception.” *Contemporary Writers Review* 4 (2011): 23-33.]
- 莫言：“地道”，《星洲日报》1991年10月1日，文艺春秋第6版。
- [Mo Yan. “Di Dao.” *Sin Chew Daily* 1 Oct. 1991: Literary and Arts 6.]
- ：“香港好人”，《八方文艺丛刊》12（1990）：53-55。
- [—, “Good People of Hong Kong.” *Ba Fang Literary Journal* 12 (1988): 53-55.]
- . *Perubahan*, translated by Penterjemah Maizatul Alia Alias. Kuala Lumpur: Institut Terjemahan & Buku Malaysia, 2016.
- 黄锦树：《谎言或真理的技艺：当代中文小说论集》。中国台北：麦田出版社，2003年。
- [Ng, Kim Chew. *The Art of Lies or Truth: Essays on Contemporary Chinese Fiction*. Chinese Taipei: Rye Field Publishing, 2003.]
- Nie Zhenzha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Sphinx Factor and Ethical Selection.” *Forum for*

*World Literature Studies* 3 (2021): 383-398.

—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 Basic Theory.” *Forum for World Literature Studies* 2 (2021): 189-207.

聂珍钊：“人文研究的科学转向”，《文学跨学科研究》4（2022）：563-568。

[Nie Zhenzhao. “The Scientific Turn of Humanities Studies.”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of Literature* 4 (2022): 563-568.]

施叔青：“文革以后的大陆文学”，《八方文艺丛刊》10（1988）：138-142。

[Sue, Ching Shin. “Mainland Chinese Literature afte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Ba Fang Literary Journal* 10 (1988): 138-142.]

张锦忠、黎紫书：“黎紫书访谈录”，《中外文学》4（2000）：204-211。

[Tee, Kim Tong and Li Zishu. “An Interview with Li Zishu.” *Chung Wai Literary Quarterly* 4 (2000): 204-211.]

黄丽丽：《张贵兴与莫言小说中感官书写的比较研究》，2009年。拉曼大学，硕士论文。

[Wong, Lih Lih. *A Comparative Study on Mo Yan and Chang Kuei Hsing Fictional Writing*. 2009.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Master's thesis.]

王德威：《当代小说二十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

[Wang, David Der-wei. *Twenty Contemporary Fiction Writers*.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06.]

王汝蕙：《莫言小说在美国的传播与接受研究》，2018年。吉林大学，博士论文。

[Wang Ruhui. *Propagation and Acception of Mo Yan's Novels in the United States*. 2018. Jilin University, Phd dissertation.]

Yaakup, Hani Salwah. “Reruntuhan Utopia Dalam Perubahan (Change).” *Blogger*. 31 May 2016. Available at: <https://haniesalwah.blogspot.com/2016/06/reruntuhan-utopia-dalam-perubahan-change.html>. Accessed 15 Apr. 2025.

Yaakub, Nazmi. “Kritikan Politik Humor Novelis China, Mo Yan Menyengat.” *Berita Harian*. 6 Oct. 2016. Available at: <https://www.bharian.com.my/bhplus-old/2016/10/199268/kritikan-politik-humor-novelis-china-mo-yan-men-yengat>. Accessed 15 Apr. 2025.

朱芬：“莫言在日本的译介”，《中国比较文学》4（2014）：120-132。

[Zhu Fen. “Mo Yan's Translation in Japa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China* 4 (2014): 120-132.]

朱向前：“深情于他那方小小的‘邮票’——莫言小说漫评”，《南洋商报》1991年6月1日，南洋文艺。

[Zhu Xiangqian. “Deep Affection for His Small ‘Stamp’: A Casual Review of Mo Yan's Novels.” *Nanyang Siang Pau* 1 June 1991, Nanyang Literary Arts Supplement.]

张清华：《当代作家海外演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

[Zhang Qinghua. *Overseas Lectures by Contemporary Writers*. Beijing: Peking UP, 2012.]